Incidental Notes

隨想集

梁達材 著

聖母給我最大份的禮物，是讓我認識瑪利亞事業的合一靈修。
聖母是懷孕和生育耶穌的那位，而且她在救贖的工程上也佔有特殊的地位。

把心交予天父

司鐸的聖召不是單單屬於個人的事，而是天主給予整個教會團體的一份禮物。

—— 梁達材 神父

目錄

序言：

敬佩與感恩.....8

隨想篇：

1、 祝福面面觀.....12
2、 和平之旅.....16
3、 聖德的門檻.....20
4、 司鐸聖召.....24
5、 司鐸的職務.....28
6、 晉鐸週年.....32
7、 服從安排.....36
8、 聖母的恩寵.....42
9、 被捨棄的耶穌.....46
10、 四位神父的見證.....50
11、 節儉與愛德.....54
12、 神貧之道.....56
13、「祥」話短說.....58

聖召分享篇：

1、 我的聖召故事…… 62
2、 Appreciation to Fr. Peter Leung.....64
3、 像父親一樣培育我.....66

序言

敬佩與感恩

鮑思高慈幼會會士 張默石神父

最近得到消息：至可敬愛的梁達材神父要由荃灣聖母領報堂調至九龍聖德肋撒堂（聖女小德蘭堂）擔任本堂主任司鐸。相信很多教友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一定有很大的感觸。領報堂的教友們一定會依依不捨，而聖德肋撒堂（聖女小德蘭堂）的兄弟姊妹們必會熱烈等待着梁神父的到來。有些有先見之明的教友們提議出版這本書，為使領報堂的兄弟姊妹們常記得梁神父，而給聖德肋撒堂（聖女小德蘭堂）的兄弟姊妹們作一個簡單的介紹。真是太有意義了，實充滿了聖神的智慧。

本人很久之前已經認識了梁神父，尤其是在我開始做牧靈工作的時候。當時我倆都經常參加普世博愛運動司鐸們每月座談會，其中也有現今至可敬愛的澳門黎主教，我們一起常談得非常的融合。之後，我們分離了一個相當久的時間，梁神父被派往加拿大，而本人被派往台灣服務。三年前，我又派回香港服務，而梁神父已在荃灣聖母領報堂擔任主任司鐸。有很多很多教友們聽到梁神父非常熱心地恭敬聖母，一切都照默主歌耶聖母的指示去做。刻

苦守齋、恭唸玫瑰經、每月一小時跪拜聖體和恆常組織朝聖團去恭敬聖母……這真使本人致上最高的敬仰。

在這裡有一件事，本人不能不提一提：兩三年前，本人為慈善事業急需募捐一筆錢，有一位熱心教友知道到這件事情就告訴了梁神父，梁神父知道後就即刻幫助我解決了，原來他一向是如此慷慨大方的！（請參閱Br samuel's Lc見證）

感謝天主，感謝聖母，我們有一位有如此聖德的司鐸。願天主、聖母永遠降福他和他們的羊群！

鐸末 張默石 神父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日

天主奇妙的救恩

隨想篇一：

祝福面面觀

「伯多祿和若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九時辰，上聖殿去。有一個人從母胎中就瘸了；每天有人抬他來，放在名叫麗門的殿門前，好向進聖殿的人求施捨。他看見伯多祿和若望要進聖殿，便要求給一點施捨。伯多祿和若望定睛看著他說：『你看我們！』他就注目看他們，希望得點什麼。伯多祿卻說：『銀子和金子，我沒有；但把我所有的給你：因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你【起來】行走罷！』」
(宗3:1-6)

伯多祿給瘸子帶來的是治癒也是一份祝福，他令我們明白只有耶穌基督才能滿足每一個空虛的心靈。

方濟會會士與人見面時喜歡以「願耶穌基督受讚美」去問候和祝福。

希伯來語裏面，祝福與禮物是同義詞。因此，耶穌留給我們的聖體聖事，既是禮物，也是一份特殊的祝福。每當我們參與彌撒和領聖體，我們便因著領受聖體而成為別人的祝福。

當我身體力行福音的教導時，我們已在無言之中，祝福了他人。

耶穌又願意我們好像他一樣，悲天憫人。唯有讓祂與我們同行，才能在世界每一個角落，帶來真正的祝福。

不少人對「 天主是愛 」這個信念經常產生懷疑。每當不如意的事情發生時，我們如何去解釋

天主是愛我們的父親呢？事實上，耶穌為了承行天父的旨意，甘願接受為人類犧牲的苦楚。同樣，天父願意我們受苦，是讓我們透過苦難聯同基督的十字架，為弟兄姊妹的罪惡作補贖。況且天父知道我們的能力，不會把超過我們能力的十字架放在我們身上。能為我們的弟兄的罪過出一點力，這不也是一份祝福嗎？

思神父(Fr Svet)是一位波斯尼亞方濟會神父。1994年的一個四月早上，他正在會院舉行彌撒，參禮的只有數位修女。彌撒進行期間，會院建築中了流彈；他們匆忙走出屋外。自那時起，他成為無家可歸的難民。不過，這種一無所有的感覺，卻使他自由起來。他說：「我是一位方濟會會士，常以自己是波斯尼亞方濟會會省的神父，引以為榮。我們本來過的便是身無長物的生活，但總可以住在自己的會院裏。自從會院被砸爛，人去樓空，我便覺一無所有。然而，這感覺卻使自己精神上豐盛起來。」原來，他離開了波斯尼亞後，轉往默主哥耶的『孤兒院』服務了十八年，本以為失去了一切，現在卻得回更多。願主在未來的歲月保守他，並給予他永遠失不去的祝福。

隨想篇二：

和平之旅

耶穌用了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祂的傳教旅程—救贖之旅、和平之旅。不過，這和平之旅的終點為哥耳哥達的十字架。當伯多祿善意要求耶穌不要向耶路撒冷前進的時候，耶穌嚴厲的責斥他說：「撒殫，退到我後面去！ 你是我的絆腳石，因為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瑪16:23）

這和平之旅，雖不是坦途，但耶穌卻接受得甘之如飴，因為是來自聖父的意願。

教宗方濟各（即昔日的伯格里奧神父）於七零年代，曾擔任阿根廷耶穌會的省會長。那時，他遇到一件棘手的問題：當時不少耶穌會士熱中於解放神學。他同意會士們站在窮人那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若以暴易暴的方法去為窮人爭取利益，卻不符合福音的精神。當時有兩位耶穌會會士給政府拘留了，輿論便以中傷的言詞攻擊伯格里奧神父，他卻淡然面對千夫所指。事實上，當那兩位神父出獄後，三人曾一起共祭，並互相擁抱。故此，站在對立面，並不是教宗方濟各的處理方法。

面對八零年代阿根廷經濟大蕭條，伯格里奧總主教不斷強調聽從教會的社會訓導和天主教教理的重要性。他說：「要愛近人，心裡必要有天主；要敬主，亦不要忽略近人，特別是弱勢社群。」事實上，這些相關的道理，才是解決時下社會不安的良藥。

其實，和平之道是不外乎簡樸、喜悅的生活。教宗方濟各就能做到這一點：他常懷微笑，親近群衆。最經典的，是在國際家庭節的禮儀中，他容許一位小朋有在他的左右團團轉，甚至坐在主祭的座椅上。這位教宗的平實、寬容，為教會帶來新氣象。讓我們以他為榜樣，學習他步武基督，走上和平之旅、人類救贖之旅。

隨想篇三：

聖德的門檻

「成聖自己，聖化他人」是聖母軍的格言。我讀中一的時候，已加入了聖母軍青年支團，可以說聖母軍是我司鐸聖召的搖籃。在此同時，我每天必先參與早上第一台彌撒，才回校上課。為甚麼這樣做？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時候，「聖成自己，聖化他人」這句格言，為我還是不知所以言。唯一可以解釋，是聖母媽媽在前面帶領著我。

為甚麼我這樣說？當年我是在聖德肋撒堂領洗的，日期是九月八日——聖母誕辰慶日。主任司鐸和靈導神父給我付洗後，便叫我立刻到花地瑪聖母祭台前唸一遍聖母經。當時我心想：領洗後，已皈依基督，這樣做，不是多此一舉嗎！不過，我還是唸了那篇聖母經。

進入修院後，神師不斷提醒我，要努力修德成聖。不但在當時，甚至今日，「成聖」這字眼，仍相當的抽象。若你對我說，「成聖」就是學習耶穌的言行舉止，還要具體一點。故我喜歡路加福音所記載有關天國的來臨：「法利塞人問耶穌天主的國何時要來；耶穌回答說：『天主國的來

臨，並非是顯然可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呀，在這裏；或：在那裏。因為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17:20-2）因為一個人要『修德』，好像是準

備未來，但按路加記載，卻是現在應有的生活方式。可能從瑪　竇的說法，更易了解「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的意義：「我實在告訴你們：若你們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無論為什麼事祈禱，我在天之父，必要給他們成就，因為那裏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18:19-20）

天主聖言，寄居人世三十三載，經歷人類生、老、病、死的過程。不過耶穌每一時刻都是與父及聖神緊緊相連。耶穌離別人世間前，還建立了聖體聖事。其目的不言而喻，便是願意我們在今生已生活在天父的懷抱中。然而，耶穌也特別提出：「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入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瑪7:21）可見，耶穌的願景是我們人類與天主永遠保持親密的關係。當我們活出天主的聖意時，我們便活在天主內，活在天國內了。聖德的門檻便是活在當下，活在愛德的範疇裡：「你應以全心、全意、全力愛他，並愛近人如自己。」（參谷12:33）

隨想篇四：

司鐸聖召

溫國光執事在復活節後的星期一在主教座堂領受了司鐸聖職。當日出席的共祭神父超過一百七十位。主教承傳宗徒的職務。司鐸則是主教的助手，輔助他去牧養天主的子民。在晉鐸的禮儀中，當修院院長讀出候選人的名字，候選人響亮的回應，並得到主教的接納時，候選人的「司鐸聖召」完滿的得到確認。溫國光神父在致謝時說了一番感人的說話：「今天，我不需要大家的祝賀。真正值得祝賀的，是我臨終之日，我仍然忠於天主對我的召喚。」真的，要恆心到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前，和我一起領受司鐸聖職的，有兩位同窗，已因某種原因，相繼離開了鐸職。我們是局外人，很難判斷是與非，自己唯有讓天主帶領，和恆常為他們代禱。

慈幼會會士吳新豪神父是其中一位和我們一起晉鐸的。他曾在羅馬修讀禮儀學。畢業後被修會派往台灣工作。在一次輔導兩位人士的糾紛中，他竟成了受害人——意外令他身體百份之八十受到燒傷。在法庭中，他用寬恕的態度，沒有力證兇手

蓄意殺害，因而令法官免除了對方死刑的懲罰。時至今天，吳神父依然在同一堂區服務，深受教友愛戴。兩年前，他來香港渡假，我和他一起慶祝我們晉鐸四十周年。我實在以他引以為榮，因為他在牧職上盡忠職守，是我的好榜樣。

同道間的互相支持，是絕對需要的。我在羅馬

唸書的時候，同窗關俊棠極力推動我參與由普世博愛運動舉辦的合一靈修活動。由於他的鼓勵，我唸完神學第三年後，毅然離開修院一年，參加普世博愛運動的培訓。這一年，我得到在神學與神修學上的整合。這經驗難能可貴，也是拜關俊棠神父之賜。

在我六十歲那年，教區派我前往加拿大多倫多服務當地華人團體。天主知道我還缺少一樣東西：靜心的祈禱。我常求主賜我充沛的能力去滿全牧職，卻沒有祈求得到耐心祈禱之恩。那時我認識了一位有五傷之恩的女士。耶穌藉著她提示我每天朝拜聖體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我每天朝拜聖體一小時，結果內心得到一份莫明的平安；此外，牧民工作亦得到有條不紊的效果，性格則比以前祥和多了。更可喜的是，見到不少青少年有修道的志願。

經驗告訴我，司鐸的聖召不是單單屬於個人的事，而是天主給予整個教會團體的一份禮物。在修道的路上，免不了有考驗與挑戰，所以它需要時間、勇氣及意願去淨化。同儕的支持、個人的祈禱以及神師指導，缺一不可。

隨想篇五：

司鐸的職務

人的靈性成長過程有進步也有退步。我今年晉鐸剛好踏入第四十個年頭。第一個十年，在司鐸的職務上，我是全情投入的。第二個十年，年紀剛過四十，便去了芝加哥進修牧民神學一年。讀完書後，本來以為會被調回修院任代理院長，後來卻被委派去堂區當主任司鐸。在這十年的牧職生活裏，我常以行政手法去處理堂區事務，看重人際關係而忽視祈禱　，這是我牧職生涯中最覺得遺憾的時期。

第三個十年的開始是天主給我的恩慈之年，因為主教派遣我到多倫多服務當地的華人。那裏環境比較清靜，更認識了一位有五傷的女士，從此改變了我牧職的態度，也改善了我的祈禱生活。

第四個十年，我便來到聖母領報堂服務。聖堂的設計，不單華麗，它的聖體小堂更是讓人專注祈禱之場所。我非常感謝主教派我來這堂區服務。由於我不需要擔任校監，生活平實，祈禱也積極起來。

堂區的牧職，應該是重質而不重量。無論是牧職

同工或牧民議會的成員，一定要互愛互諒，才能產生福傳的效果，互愛的一個大的考驗，是同工間不同的性格需要磨合。我和副本堂陳神父，性格相反，再加上文化的差異，要愉快合作，不是易事，但因為對方謙遜服從，而我也善意待人，大家都克服了種種困難。成了上主牧民的工具。

不少教牧同工，由於工作繁重，身心疲乏，結果病倒，實是可惜。假若能將工作交予別人分擔，可避過份勞累。平時，不妨與三五知己，互訴心聲。這樣，在遇到困難時，便不會感到孤立無援。

今天，牧職再不應是個人的苦戰，而是與堂區牧民團隊群策群力的見證。

隨想篇六：

晉鐸週年

還有四個月，便是我晉鐸四十二週年的日子。

那天(4月21日)我參與了溫國光執事的晉鐸典禮。他在晉鐸後致詞說：「今天大家不要為我慶祝。值得慶祝的是當我返回父家時，我仍然是一位忠於職守的神父。」他這一番話，相信在場的每一神父，都有同感。司鐸聖召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我和四位修士一起在主教座堂晉鐸。其中一位是慈幼會會士吳新豪。他在十多年前，在台北工作時受傷，毀了容。聖母領報堂為我舉行的晉鐸四十週年慶祝會，我邀請了他一起出席慶典。認識他的教友對他都有深刻印象。可惜的是，另外兩位同道則在晉鐸後若干年便已離開了鐸職；要克服鐸職路上所遇到的挑戰，確實需要互相代禱。

記得我聖召的種子是來自一位慈幼會會士依神父，當時我在鄧鏡波學校舉辦的慶禮院認識了他。他只是輕描淡寫的向我提及神父的聖召，但已把這種子放入我心靈深處。我當時想，若真的要跟隨主

的話，定要學習他那樣溫文儒雅，常保持微笑的做人態度。結果，三年後，我便進入了聖神修院，繼續完成中學課程。

在香港聖神修院唸完神學第一年後，我便被派往羅馬繼續神學課程。在那裡，我遇上了一位合一靈修的啓蒙老師，他是都靈教區的神父。在他的指

導下，我學會了在任何際遇中，去擁抱被捨棄、受苦的基督。

晉鐸後，我被派往不同堂區工作。建立互愛、合一的團體是我其中一個使命。在我的服務期間，天主也恩賜一些青年男女走上修道聖召的道路。二零零一年我被派往多倫多，服務當地的華人教友。但在多倫多總教區服務的首六年，由於缺乏祈禱的空間，工作雖稍有成果，但天主知道我的靈修漸堪入窘境。祂讓我認識了一位有五傷的女士。她邀請我寫一封信給耶穌。過了三個月，耶穌藉那女士給我一個訊息。耶穌說：「要達到身、心、靈的合一，必需每天在聖體前祈禱一小時。」老實說，晉鐸那麼多年，注意力只集中於工作與其成果。只有在周年退省時才花多點時間朝拜聖體。從那時起，我便決志每天陪伴在聖體內的耶穌一小時。有一個小小秘密。當時耶穌答應我，只要我忠於朝拜聖體，祂自會給我處理好堂區的事務。

以上的經驗，讓我確切認識到耶穌對我們每個人是不離不棄的。跟隨主的聖召，特別是修道聖召，耶穌與我們的關係更是形影不離的。

隨想篇七：

服從安排

最近我回到羅馬傳信公學（隸屬萬民福音部的國際修院），與一九七一年畢業的同學聚舊。出席者共有三十一人，差不多佔了舊生的一半。

經歷四十年，各人在外貌上、體形上，自然改變不少，我得花上一點時間去跟這班「老同學」相認呀！這次相聚用了整整一星期。一班「老同學」每天細說當年，猶如手足，不分身份，從天南地北，談到日常工作，盡顯兄弟相聚之樂，讓我沉浸在滿溢的喜樂中。

透過分享，我得知部份同學沒有走上鐸職聖召之路，卻以上主所賜予的專長服務他人。

例如有一位非洲同學沒有晉級司鐸，卻以教友的身份，藉著研究人類學的豐富學識，幫助當地教會成立了第二間天主教大學。而且還曾到過中國講學呢!

另有一位越南同學，為了幫助家人脫離困苦環境，得到當時教宗保祿六世的許可，免除履行鐸職，投入社會工作　。現今他在美國一堂區擔任越南人士傳道員的工作。

也有幾位從事教育，以培育下一代為終身事業。
以上數位同學，都是以個別專長，服務社會和教會，可說是另類「牧者」。

至於走司鐸聖召之路的同學中，有五位已成為主教，其中一位是東方禮的宗主教，另有一位是教廷大使。後者在分享中謙卑地說：「在牧民工作上我不如你們那樣多姿多采。我沒太多機會主持婚禮或葬禮，甚或給病人施行傅油禮。」我們都異口同

聲地回應，肯定他在牧職上與我們是一體的。

這裡不能不提的是徐錦堯神父，相信很多教友都知道徐神父對中國文化認識相當深厚，更能把中國文化融入福音宣講中，使教友受益不少！！

在這四十年期間，同學中有七、八位神父因為健康理由相繼去世。更有一位非洲同學是為了堅守信仰而致命。其餘大部份的我們，以耐心和努力，甘心情願地服務了慈母教會大半生。各人臉上，都充滿著滿足與快樂的鄒紋。

其實，不管是司鐸或信友的聖召，服務起來，各自精彩。每人在上智之主的安排下，各有其服務岡位，我們只需要聽命，一切自會成就。
在我服務香港教區四十年的經歷中，我學習到、亦明白到「聽命」的重要。記得我在成為神父最初的十年牧民工作中，平均每三年便調任一次。我曾問胡振中樞機為甚麼要這樣安排。胡樞機簡潔地答覆我：「有些人是要這樣的！」我覺得這是對我聽命的肯定。

另一次經典的調任是在十年前，以下是當時陳志明副主教與我在電話上的對話：

「教區要派人前往多倫多工作，你是首選！」

(我當時聽到多倫多便心感害怕，因為我不喜歡多倫多的天氣！)

「那麼誰是次選？派他罷！

「 你先考慮，稍後才告訴我你的決定。」

經過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我便決定離開只服務了得兩年半的海星堂，前往多倫多。

事實上，我當日的服從，是天主給了我一份最大的禮物，讓我在陌生的環境中，重整我的內修生活。所以，「服從」是我服務教會的最基本的態度。因為主耶穌也曾對宗徒們說過：「誰聽從你們，便是聽從我。」

隨想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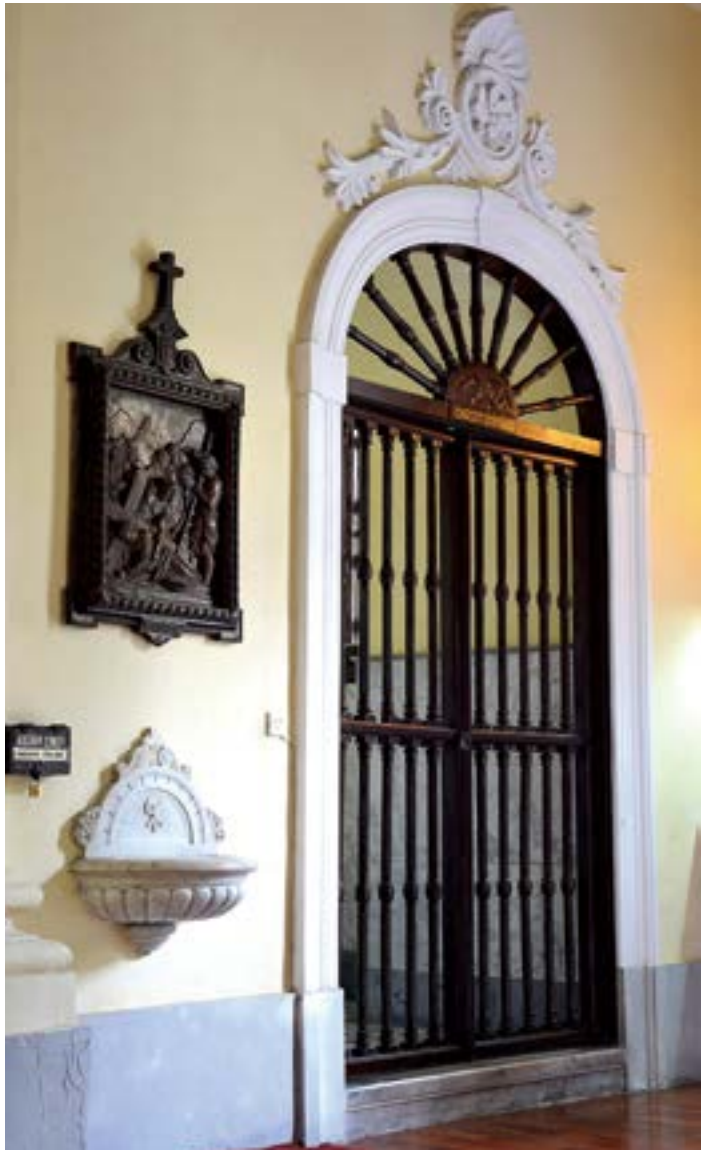
聖母的恩寵

「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酒缺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女人，這於我和妳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參閱若2:1-5）耶穌行了變水為酒的神蹟。

據思高聖經學會注釋，聖母是懷孕和生育耶穌的那位，而且她在救贖的工程上也佔有特殊的地位。為此，聖經中耶穌傳教的生活，以聖母的參與開始。

我十一歲那年，在聖母誕辰慶日接受洗禮，地點是聖德肋撒堂。主禮是和靈導神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邀請每一位在受洗後，前往聖母祭台，跪下和唸一遍聖母經。我當時心想：領洗皈依基督不是足夠了嗎！最後，我還是恭恭敬敬地跪在花地瑪聖母像前唸了一遍聖母經。從此之後，我與聖母瑪利亞結了不解之緣。

我領洗不久便加入了輔祭會，也因此與熱愛聖



母的劉榮耀神父熟絡了。他當時是聖德肋撒堂的助理司鐸。他告訴我：他晉鐸後，被派往當時還屬於香港教區的惠州傳教。那時，他得了一個怪病，屢醫都無效。最後，有教友提議他向聖母作九日敬禮。結果，他不藥而癒。這真實的故事也增加了我對聖母的信賴 。

在德國事奉的一位路德會的牧師 Dieter Furst 的言論，也解開了我對基督新教認知的偏差。他說：「我們每一基督徒都是分享著聖母瑪利亞的使命。因為聖母瑪利亞的使命把耶穌帶來這個世界。我們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便是藉著互愛保留耶穌臨現在我們中間。因為他說過：幾時你們兩個人或三個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的時候，我便在你們中間。」

聖母給我最大份的禮物，是讓我認識瑪利亞事業（ Opera di Maria ）的合一靈修。當我在羅馬唸神學的時候，剛好梵二結束。因為教會比以前開放了，許多出名的教授相繼離開鐸織。這也影響了我對修道的信心。懷著這心情，在神學第二年結束的暑假，前往法國露德參加義工的工作。在聖母曾顯現的山洞前祈求說：「聖母媽媽，我不曉得求甚麼。妳認為最好的，便賜給我罷！」

結果，在六個月後便認識影響我一生的合一靈修。沒有聖母的帶領，真不知到我今天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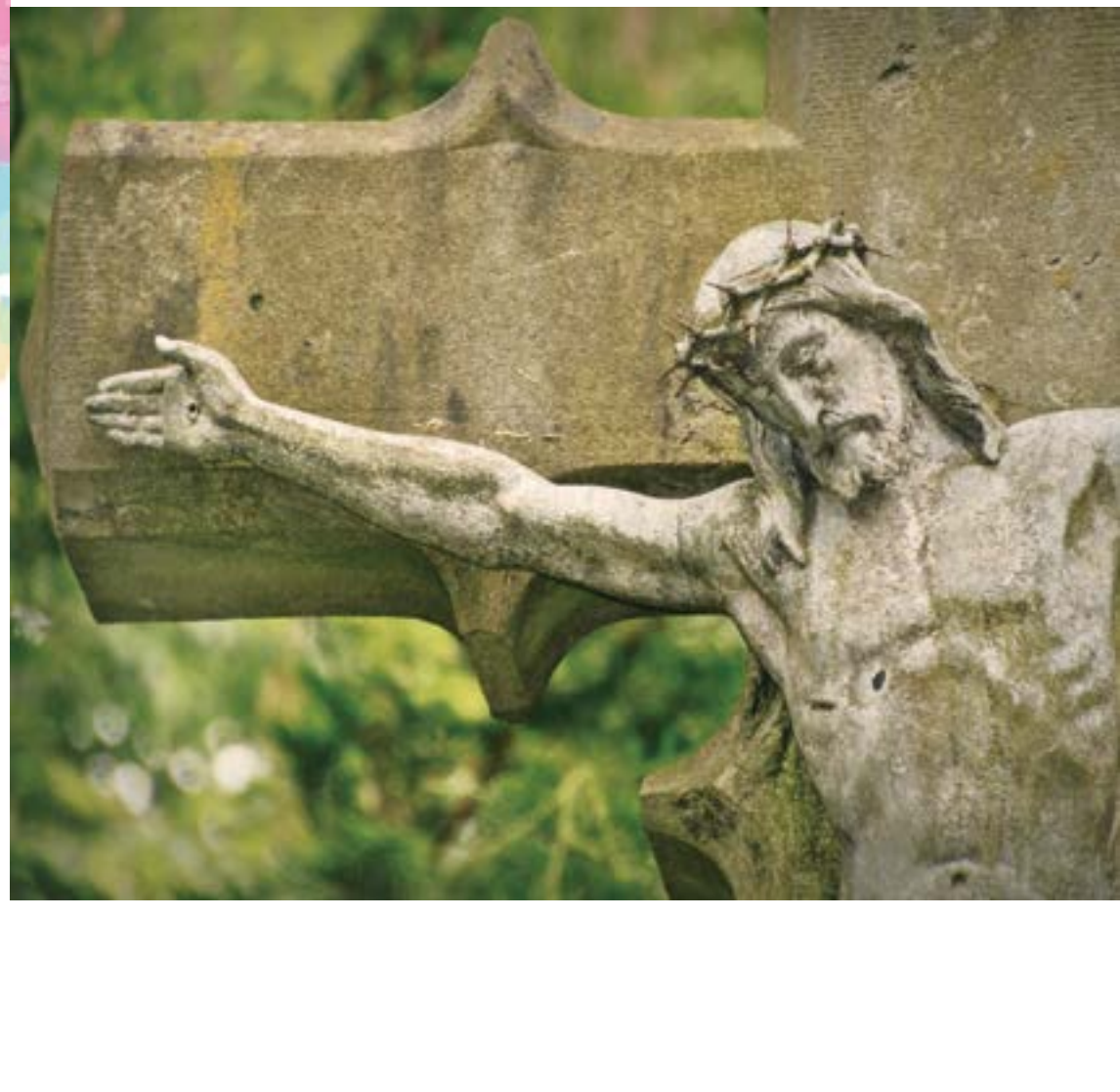
隨想篇九：

被捨棄的耶穌

在一九三四年某日，傅天娜修女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靜與安寧，取而代之的是枯燥及沒有生機的感覺。她跑到聖體台前，向耶穌問個究竟。耶穌對她說：「我的一生，直至去世前的一刻，一切痛苦，都是為罪人而獻出。同樣，妳所承受的痛苦，聯同我所受的痛苦，一切都獻給天父，為罪人而代禱。」

聖女要如此獻上自己的痛苦，聖母瑪利亞的奉獻，豈不更徹底？聖經說：「西默盎祝福了他們，又向祂的母親瑪利亞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　至於妳，要有一把利劍刺透妳的心靈——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路2:34-35）所以她的一生，便是陪伴降生成人的耶穌走上加爾亞略山山巔。而時至今天，我們相信在她的子女們走的每一條十字架的苦路，仍然得到聖母媽媽的陪伴。

我們被召成為耶穌的門徒，不單是為救自己的靈魂，也是與耶穌一起，為世界的救贖而獻出自己



的生命。他在十架上所受的痛苦和被天主完全捨棄的感覺，相信可比擬罪人與天父割裂的那種痛楚。

盧嘉肋曾這樣解釋：「耶穌是我們生命的第一選擇。當我們遇到痛苦時，便是遇上被捨棄的耶穌。唯一的做法便是立時擁抱這位受苦的基督，然後便繼續做好天主的聖意」。事實上，這方法曾幫助我擺脫了抑鬱之苦。當年，我在羅馬讀神學的時候，由於離鄉別井，不能專注學習，不期然墮入了抑鬱的羅網。後來，接觸了普世博愛運動，學會了刻意地以愛心去活出當下每一刻，並同時把一切令自己紊亂的地方獻上給主耶穌。就是這樣，我便慢慢離開了那封鎖人心的抑鬱世界。

耶穌的一生，每一個行動，特別是十字架的奉獻，全然為了人類的救恩。因此，當我們把一切痛苦當作犧牲呈獻給主耶穌時，我們便擁抱「被捨棄的耶穌」，與主耶穌一起在天父面前成為為罪人犧牲的祭品。從信仰的角度去解釋，便是生活出逾越奧蹟，即不斷死於自我，活出基督。

就是這樣，我能夠保持內心的平靜與安慰。痛苦已不成為平安的阻礙，反而成為承行主旨的捷徑。我更可以常懷感恩之心，因為痛苦越多，越是天父愛我們的標記。正如聖保祿所說：「因為基督所受的苦難，加於我們身上的越多，我們藉著基督，所得的安慰也越多。」（格後1:5）

隨想篇十：

四位神父的見證

二一0年六月九日至十一日的時間，在羅馬將舉行的『司鐸年結束典禮』詳情已登在公教報上，故不用多花筆墨。　教宗出席了十日晚上的祈禱會及十一日早上的共祭彌撒：一萬五千位司鐸與教宗一起共祭，算是歷史創舉。大家都感受到『司鐸團』的圓滿共融。

以下，我要分享四位神父的見證；兩位是在六月九日在保祿六世會堂所作的公開見證，；另兩位是來自　一個由港澳台灣及中國的神父組成的朝聖團，他們在前往亞細西(Assissi)的旅途中所分享的。

第一位神父是來自非洲的盧安達 (Rwanda)，他在修院讀書的時候，發生了不幸的事情。一天，武裝的叛軍要強行射殺異族的修士，故要求修士們以不同族裔的身份站出來。但全體修士同站一線，結果他們全部慘遭殺戮。這位神父，當時年紀還小，子彈給前面的兄長擋住了，他的親哥哥當場喪命。後來，他升了神父，被派到一堂區工作。在那裡，他認出一當時射殺修士們的叛軍份子。經過多

翻內心掙扎，終於從心底裡寬恕了那位『仇人』。另一位是來自瑞士蘇黎世(Zurich)的堂區神父。因他與堂區教友供應熱飯及幫助無居留証的外勞，曾

被人告到法庭上。不過，他們這份勇氣，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結果令市議會改變了法例。這兩位司鐸的勇氣，全然來自基督的仁愛寬恕。

下面兩位司鐸的分享，則是他們追尋信仰的故事。

一位是來自國內的神父。他自少對天主教很有興趣。讀大學時，開始進教堂參與禮儀。他自以為自己已是天主教徒，卻不知道必須領洗後才可領聖體。結果，他給一位資深教友看出他『冒領』聖體。可幸這位教友沒有小題大作，並且給他諄諄善誘。結過，經過慕道階段，便正式成為了天主教徒。後來，他更加入了司鐸的行列。他曾自嘲說：「我先和天主同居，後來才和祂結婚！」

另一位是來自台灣嘉義教區的神父。他出生自一佛教家庭。成年時，嚮往成為和尚。他決意尋找一位心儀的大師。某天，他經過一所天主教堂，便入內歇息。他感到一種莫名的平安充滿他的心靈。便是由於這特殊的恩寵，使這位『準和尚』後來成了天主教徒，繼而成為耶穌的入室弟子。

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卻見證了天主奇妙的救恩！

隨想篇十一：

節儉與愛德

我晉鐸後的第一個禮拜，是在澳門花地瑪聖母堂進行牧靈服務的。當時黎鴻昇主教尚未晉鐸，還是執事服務於該堂區。他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失明的太太梁惠珍女士。她居於青洲的一間簡陋房舍。她的丈夫了去世，膝下沒有子女。後來接觸了仁愛會的修女，遂認識天主，領洗入教。

梁女士原籍廣洲，職業是一名會計師。因眼疾關係，來澳門治病。可惜，治療無效，結果雙目失明。他告訴我一生最難過的一刻，是不能親自陪她病危的丈夫入院治理。她的丈父去世後，身無分文，只靠微薄的社會救濟金生活。雖然如此，她每天下午給附近的小朋友補習，分毫不收。聽到有鄰居患病，便每天少買點菜，一個禮拜便儲存得十元八塊，用來買生果作為手信，探望鄰居。她原可入住政府的老人宿舍，但她多翻拒絕，因為她認為住在青洲可以繼續服務區內有需要的人。最後，由於政府要重建青洲的關係，她才肯入住老人宿社。

談到節儉，可能我們只想到不要浪費資源，例如水、電、食物等，和養成愛護大自然的習慣等。但有多少人會像黎女士一樣，將節儉得來的物資，變成愛德的工作呢！

隨想篇十二：

神貧之道

耶穌自己是言行身教的神貧之道，祂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9:58)

作為教區神父，不需發神貧聖願，但也時時提醒我，神貧的精神幫助我減輕對財物的貪念。我每年兩次，把不常用的衣著捐出。我也把多餘的金錢，捐助落後國家的司鐸。

作為教區神父，聽命也算是神貧的一種表現，因為當我們服從主教時，便是放棄了個人的雜念。今天的社會充滿財富不均的怨氣，這是資本主義以經濟發展結果？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十多年前，盧嘉肋女士在巴西推廣的『共融經濟』，企業家把利潤分三部份處理。第一部份作濟貧之用。第二部份，作倫理道德教育之用。第三部份才是發展本身企業之用。

我訪問巴西時，曾接觸過一位以受惠於『共融經濟』的人士，他對我說：『我每天上班，比以前愉快。我知道我百份之六十的工作成果幫助有需要的人。』

福音的潛力是無遠弗界的，「他們中沒有一個是貧乏的。」(宗4:34)……。

大家可以將福音精神在生活之中實踐出來。

隨想篇十三：

「祥」話短說

「最低工資」是城中熱門話題。大部份顧員要求每小時$33，與坊間的要求，卻有些出入。這個時薪建議為部份中小型企業顧主來說，非不想為也，只是不能，而顧員亦體諒這些顧主。然而，為很多大財團的顧主，給予顧員這個時薪價，非不能也，只是不想為也。何解？因為企業上市的關係，經常要保持一定的盈利。事實上，地產商也要承擔部份的責任，因為租金偏高，使經營任何行業的人士，百上加實斤。無怪乎官商勾結之聲，不絕於耳。這是不爭的事實的控訴，因為香港還是一個崇尚自由經濟的社會。

幾時人不改變對『錢』的態度，就算訂下了最低工資，人的尊嚴還是被壓在『金錢至上』之下。今天的社會，需要的是心靈上的改造，否則任何方案，只是治標不治本。

一九九一年五月，普世博愛運動創始人盧嘉肋女士 (Chiara Lubich) 在巴西訪問時，提出『共融經濟』(Economy of Communion) 方案，以解決當地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這方案現成了許多學者

研究的科學。

這方案很簡單，便是要求顧主把利潤分三份：

一份用作扶貧；

一份用作心靈教育；

最後一份才用作企業發展。

短線看來，利潤可能不很豐厚，但長遠看來，民生將會大為改善。問題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或以『金錢』為本？

聖召分享篇一：

我的聖召故事……

鮑思高慈幼會會士 張心銳神父

我自小是在聖瑪加利大堂長大，加入堂區輔祭會，在堂區當輔祭，喜歡服務祭台，夢想成為神父，是十分自然的事。我感激堂區主任司鐸梁達材神父的信仰培育，他對舉行聖事的虔敬及待人親切的態度；使我考慮天主是否召叫我走司鐸聖召的路。天主的恩寵透過梁神父的臨在，使我的聖召旅程開花結果，更為我的信仰生活鞏定穩固的基礎。

在我中三的那年，準備加入慈幼會備修院，跟梁神父訴說修道的心聲。他眼見我眉頭重門心鎖，擔心能否適應新的生活，便立即鼓勵我：「不要怕，只管信！」我便帶著這份信心，及對上主倚賴之情；開始上主奇妙的旅程，它的奇妙之處在於天主的主動邀請，以及我樂意與祂合作，為我的生命開始新的一頁。鮑思高神父說得對：「每位青年是聖母媽媽親手帶進慈幼會。」

今年是梁達材神父晉鐸四十三周年，也是慈幼會會祖鮑思高神父誕生二百周年，就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六日，若望鮑思高在意大利新堡鎮誕生，他一生以信德回應天父的召請，將自己整個生命貢獻給貧苦無依的青少年，並創立男修會以聖方濟沙雷氏命名。梁神父曾跟本人分享，他萌生司鐸聖召的念頭，是由一位慈幼會伊思高神父開始。深信梁神父對司鐸聖召的忠貞與鮑聖的成聖之道十分相似，就是滿懷信德，用愛心親切而具體地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

各位青年人：生活在千變萬化的社會，生命很容易失去方向，因選擇太多而無所適從；但是修道聖召或司鐸聖召都邀請我們放下這種迷失，對上主懷著信心，面對生命的選擇仍然勇於嘗試，使我們成為天主之愛的標記和傳信者。

張心銳 神父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聖召分享篇二：

Appreciation to Fr. Peter Leung

Fr Peter Leung has been always a great friend and example for me. I met him when he first came to Toronto as parish priest of CMCC. He was always very kind and friendly. What I most admired about him was closeness and his belief in us, the youth. In my case, I will be forever indebted to him for paying my tuition when I entered the minor seminary. His love for vocations made him generous with any young person who wanted to find God's Will in their lives. I remember he started a First Friday Adoration time specifically for vocations, to which I would attend. I felt very much at home during those times of adoration. Thanks to his great devotion to the Eucharist and his faithfulness to the inspirations of the Holy Spirit, I am where I am today, studying for the priesthood. We are inspired to follow Christ, by those who have gone before us. Thank you Fr Peter for being that example of giving your life to God!

Br samuel's LC

(Legionaries of Christ)

聖召篇分享三：

像父親一樣培育我

基督軍修會　梁梓軒修士

我對梁神父最深刻的是：他對聖體的熱愛，祈禱的熱切和對聖母的孝愛。

每晚的明供聖體和頌唸玫瑰經，豐富了堂區的祈禱氣氛，也為我打好了靈修的基楚。除此之外，梁神父也時常與堂區的年青人接觸，邀請他們多些回來堂區參與服務和活動。例如「聖召祈禱一Pizza Night」，目的是藉著不同神父分享他們的聖召經驗，希望更多年青人認識聖召是怎樣一會事，也為聖召祈禱。或許反應不太熱烈，但只要有幾位或是一位年青人到來，梁神父都像牧羊人一樣為了一隻羊而不會放棄。

我覺得梁神父好像父親一樣培育我，由最初在星期六晚提前彌撒後，跟隨他在聖體前和教友一起頌唸玫瑰經;學校放假時，他會邀請我參加晚上的明供聖體，其間又指引我思考聖召。

2011 年在梁神的父鼓勵和贊助下，15 歲的我和12歲的輔祭兄弟(Allister李智佳)懷著又驚又喜的心情，一同踏上加拿大LC Cornwall 暑期聖召營的旅程。在LC的小修院，早上的祈禱、默想和彌撒、下午的學習和活動、團體中兄弟間的友情，讓我經驗到一生都不會忘記的喜樂。

現在，我已身處美國LC Cheshire，接受初學的培育。修院的祈禱生活，令我回想起在聖母領報堂的平日彌撒、明供聖體、頌唸玫瑰經和堂區服務，這不正是我現在每天的修院生活嗎?這實在幫助我很快投入初學期每天的祈禱和作一些犧牲精神，以專一的心去追隨基督和學習祂。

再一次感謝梁神父當初不厭其煩的教導，循循善誘的鼓勵我不要害怕，只要向上主說「願意」，我才有勇氣踏出第一步去看看，回應天主的召叫。

梁神父在年少時，以純樸的心回應上主愛的召叫，並願意以一生追隨，獻上自己的力量，努力服務堂區，實在是我們年青人學習的良好榜樣。

感謝上主召選梁神父作我們的牧者，讓我祈求上主賜予他足夠力量和恩寵繼續牧養羊群。

梁梓軒　修士

二O一五年八月

隨想集

作　　者：梁達材

出 版 者：樂晴（企業）公司
Kathleen Company
印　　刷：佳印有限公司

ISBN 988-
出版日期：2015年8月30日
定　　價：6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